

傳 贊 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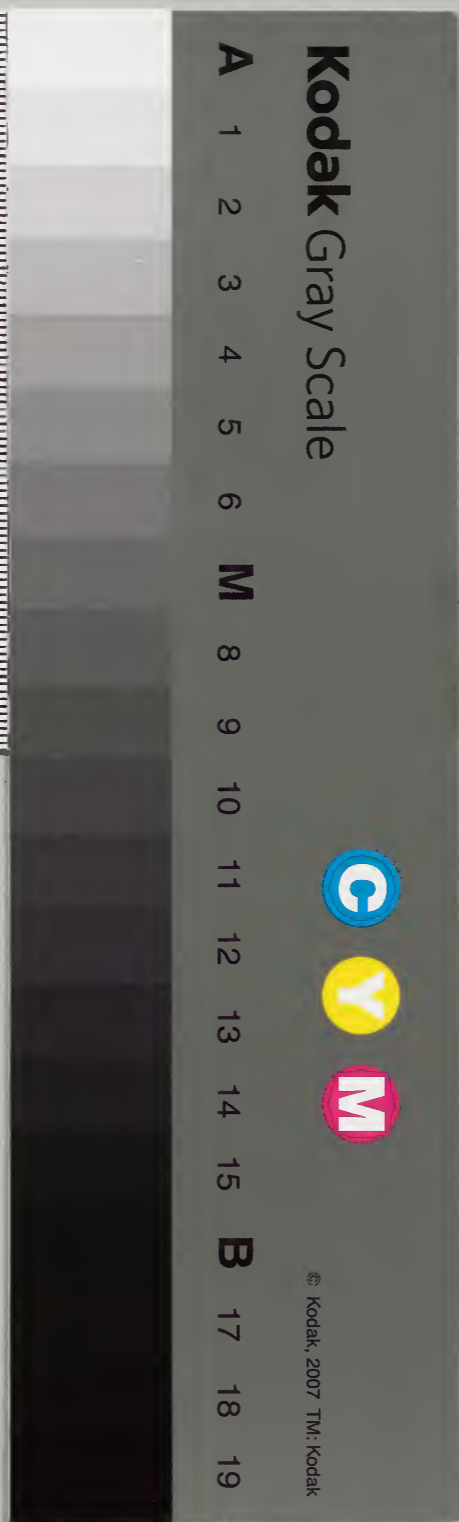
序 箴 帖

駢 頌 跋

漢書門			
三	九	一	八
九	六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庫文		內閣文庫	
手	冊	番號	漢 3518
未	函	冊數	9 (5)
未	架	函號	43 8
九	冊	號	類

共九





北磻文集卷第五

惠華嚴傳

淺草文庫

釋善喜震澤沈氏子字無愠順菴其號年十五伯父母曰願聽
 我出家家去蠡澤應天寺一牛鳴地素崇佛莫奪其志十六受
 度以有明為受業師法真既會則稟嗣師訖戒品飄然振起方
 之錫時法真駕圓頓之旨於三吳負大機器之士憧憧自遠惟
 恐後公以妙年方軌老成雋秀深指法味窮日夜之力旁剔遐
 搜疑必問難必通纖毫不礙膺乃已日用疏鈔研墨外無長大
 布不華飾不背眾不過午五講大經楞嚴圓覺則十數徧撮
 以十卷之要則述法界觀揅英記序臺說圖合三卷以發其
 奧指圓覺類雜花而言約則述會不會篇續教章復古記三卷
 以統其離金剛辨非注金剛纂要記同教問答合五卷則以定
 五教之分齊破會三歸一破三宗說蘭盆辨正
 珠合五卷則以一異宗之紛紜皆法真師晚年所欲為而噬臍

評連

於鐘鳴漏盡應緣之地則平江之寶幢閱十四載嘉興常樂三年臨安南山慧因十一年皆西漸勝處故得益者衆皆斬斬有所立壽七十八臘六十二嘉泰四年正月初二無疾而蛻於慧因方丈留十日闍維舌不壞骨石舍利入香巖寺衆塔遺遺戒也
贊曰五竺特葬大浮圖尊法也大法漸醜此土妄一衲子忝厥生巧飾其亾悉力假援鑿幽邃擅形勝以掩其朽骼腐哉神陰陽家荒唐謬悠妄莫夫所不當得欲利其後可哀也已公之所成就雖扳竺西大浮圖何憊焉而決定明訓廩然在茲於戲賢哉

菩提前宗師傳

戒生定慧三學必先戒越戒而學定慧邪說也菩提宗師師簡由戒而求定慧遂昌厥昆尼字仲廉号止堂嚴之建德任氏子少好讀書少長學舉子業暇日遊景德寺聞應堂准定講蘭盆

經若有所感遂超俗於杭之法顯寺事景瑫為比丘受具畢即往不空學於法海師一盃亭午終日淡如非勝己不友非衆法不出本宗文字沉潛反覆雖前輩未發之蘊必了了乃已一時宗匠盛稱賞普救寺首座元印師号精律學諸師畏敬解后相遇以資持會正同異卒然相詰難隨語剖析不小訿思聞者悅服後見宋孝宗晏於永嘉茶器之留三年至是總別持犯雙單止作之疑無復礙膺已而歸杭依論宗大法主智曇師學唯識百法華嚴台衡則次第與其宗之翹楚者抑揚商略無相宗印師稔其籍甚虛第一座以俟出世於演法寺其次不空兩記並行取舍適中臨壇巋然有南山家法晚居菩提九年而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度弟子紹闡行依孫曰文秀得其傳而潛符密證者梵威首選垂寐之頃謂行依曰平生苦心以律自嚴不空了然師知之深舍是莫可瞞身後言既而逝端莊如生壽七十一臘四十七龕留一七日而闍維骨石舍利歸普同塔

賈曰經律論三一或定慧昧夫擊小彈偏以頓歸漸者罔不涼於諍論簡以律部自任而博約諸宗之所同異故其成就者如此

無名子傳

無名人與造物游於蓼水之上生無名子商周時應采詩之求不知其幾世鄭衛淫戰國雅頌不作采詩官廢會摩騰坐法蘭西來與烏有生歸焉或曰子名且不有實將安在烏有生病焉子曰象教中微人心潛息主文諷諫上則二雅旁法九歌下雜謠言託吾虛名駕其說而正其失謂余無名安也無實安也汝病之吾辯之亦安也生踊躍曰然則子罔象之深亞與子佛然而作曰罔象生罔兩厥類惟錯冒吾法為奇貨飾佞壬廣厥類愚無識知卒莫逃君子之誅汝何從比余於罔象子雖子異姓而特蕃衍散諸四方挺挺有祖風烈隱德不耀可無傳焉比磻曰無名子與烏有生名實之辯辯矣名且無烏乎實所以諷者

微而妙

何侯借風雅託名氏然後為得哉

兩窮傳

朴翁銘文穎惡九子如仇反譏余涇渭太多則語之曰方將以是告子則把手一笑而忘其病此反以告人也它日婆娑冷泉鵬苦嘲晰譁而侮之遂過天竺逮還故棲天竺之人依依有去思以麗語為謝其略曰獲依虎卧之浮圖政類鶴鳴於華表閑吟古句青山豈礙白雲飛却憶先師老步只堪平地去屬余賦解嘲所謂不能助桀豈至吠堯一窺豹斑五窮鼠技含怒蓄怨於彼其久也覆巢墮卵於吾何有哉嘉定甲子冬尸玉几者祖冷泉故智將不利於我正論橫制厥類安尾朴翁述其事寓狸不執鼠寄四明地主李雅云堪笑主人偏愛惜容它籠裏咬鸚哥則又囑余曰兩窮併述為佳傳留與叢林作笑談昔老坡南遷遇歐晦夫於合浦誦梅都官贈詩云吾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坡亦自誦送老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謂歐曰梅上文

目為鳳者例窮如此。嘻鸚鵡也窮且尔，矧為鳳尚何加焉。北磻曰：小人道長莫如六宗，六宗不除禍天下，後世何時而已哉。東西壤斷不啻十萬里，風殊俗異，小人滋蔓而難圖。若合符節，彼蒼者天，盍亦殄此群醜，庶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重刻永明壽禪師物外集序

能使所居山大於天下，鼎望禪苑，永明與達觀、廬公之於雪竇也。空寂蘊奧，公尤為先知，出入人間世為龍象，任祖宗九鼎之寄，宜矣。開禧初，余登會稽探禹穴，陟華頂，度石橋關，曇猷逸蹟，雁宕盤勝，訪客兒蠟屐，揚颿處，回乳竇，觀千丈飛雪，住山石橋，宣無言，與余登中峯，公昔著書地，老頭施出，公肖象，碧眸廣頰，氣凜凜如生，屬宣整飾書余，贊其上曰：客吟燈殘，猿啼月落，衲帔蒙頭，千岩萬壑，起破几夫為，茅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三軸宗鏡之文，太山之一毫芒，巍然堂堂，偉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重光，茲又得此。

集附益，毫芒然則公非用力於騷雅者，亦不在多少間，獨喜某人講明舊話，重刻以壽古宿為書於僧統寧公序後。

仁王護國般若疏後序

仁王護國般若疏，天台之極言，言心聲也。天台之心在焉，循聲而得心，忘心而得法，庶乎小酬百慧，顯晦淪於遐陬，海隅復歸中州也。見而不誦，誦而不通，通而不說，說而擇授，均得罪於此書。嵩山晁騎尉序之為詳，北磻申之為約，雖消塵增湏，獄不在乎多少間，其於宏贊弗以異學二乎，中則同出一轍。嘉禾古石蘭若傳教行彬，重刊以求其壽為書之。

注心經序

蕩相明宗者大般若經之極致，而司南沉空滯寂也。九六百卷，卷九幾偈，偈無量，故字亦無量，字無量，故義則巨量。如是展轉各無量數，欲彰其目，必提其綱，欲窮其量，必執其度，不則塵沙要奧，廣大玄闊，雖巧磨莫能悉數。心經之譯二百六十字，苟得

其要如上所陳若指諸掌推而廣之不知六百卷浩乎其博也
歟而蔽之不知二百六十字藐然其約也提綱執度舍是而無
所準的也然則此經般若之靈窟也心之所之法之所由也心
之所止法之所歸也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一梯在度也若夫不
知復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隘此心不足以語此經之方迷此經
不足以知此心之妙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三智大觀於是乎在
孤山造疏數千言揭此經大明淨覺則肅徒振旅全師而攻之
百年宗徒未下孰謂宗印師作哂乃末流無所適正異其所異
而同所同將締其言而一之賫志而死元粹嗣其志旁羅契經
冥搜玄文參諸往哲斷以己意句析章分會殊而同理貫義條
反違而從孤山之說必明淨覺之難必通夫今而後自本然衆
相見無相空即蕩然太空識真空相因指得月得月忘指月與
指俱忘也不忘者忘乎哉

集註圓覺經序

覺而不圓者有矣夫未有覺而不圓者也圓而不覺者有矣夫
未有圓而不覺者也昭昭日用之間而不知也一性圓具不知
故不覺也性之所真曰圓圓也者凡愚不虧聖神不盈自本自
根與生俱生圓同太虛而無欠餘太虛同受而與之俱良由習
與性離情與智違背大明即大闇悠悠長暝不了此覺纏復亦
了覺而不圓惟其不圓其證亦尔遂有修證之目為三根利鈍
所以別也所修者何修此者也所證者何證此者也所修不同
所證則一也故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覺之以妙覺則止於
其所覺非圓之以至圓則止於其所圓自四十一地以前皆止
於其所止而不知夫所由止不修何以達其證不證何以明其
修以證而止修而妄矣夫所謂圓覺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修而後能證證而後能忘則十二大士未始有問也十萬大衆
未始有聞也六塵不耀而清淨四病不藥而瘳也靜幻寂非二
而非三單復圓無前無後也如是乃至圓果三世清淨平等皆

光明藏也。圭峯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略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江淮荆蠻。稍若不競。天台再造於五季亂離之際。鼓行吳越。間作者輩出。蘄然見頭角。由是二家之言。肝膽楚越。彼所宗尚。我得排斥。我所宣演。彼得拍議。異己之卓識。與共環堵。必群咻之。務其說之不售。同己之固陋。遠在萬里。必群嗾之。欲其喙之。必信使二家之道。不淪於必爭之口者。幾希。古雲元粹師所以憤排慨慷。集註此經而示其同也。以本宗之義發他宗之言。以他宗之奧揭本宗之玄。本諸其理。不本諸其宗。參諸其心。不參諸其人。黨非其同。伐非其異。平持其衡。婉立其言。俾滯於一曲者。知夫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淮濟一水也。毋求異於圭峯。亦毋以求同也。異其所異。而同其所同。非一人之私所能也。

送張少良序

文章不學而能乎。曰。唐柳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李長吉七歲

長短之制動京師。今也有諸。曰括蒼張少良。十五六時從父學稼。方春耕。破霧湯。不分畦畛。輟耕而歌。曰似雨无非。雨如雲。不是雲。翻疑天與地。渾沌未曾分。鄉先生常秘不建聞而奇之。內諸塾已。而寘諸庠。今為名。諸生富春秋。將偉其衣冠。嘉定二年春。相遇於丹丘巾峯之陽。朴茂沉默。直亮簡正。鄉不遇常。亦豈遂自弃於耕稼之伍。吾不佳張之遇常。而佳其不忌常。又不佳常之得張。而佳其始卒於張。異夫相驕相諂。弥終為市道也。遠矣。其去也。書以識相遇之歲月。以為贈。

送一上人持盃序

平地登雲。南北一舍。強半梨州。瞰仗錫為平野。遠如之峻陟。則倍從在昔。單于今有衆一踵門。而言曰。育王太白衲子。古洙泗。比以萬錢汰舊學。萬錢何從得哉。梨洲門不暇啟。有來輒容。我則持盃出山。高原使來相勞苦。余聞而笑曰。梨洲失之矣。歲荐饑。妄一夫據把茆。足以傲睨高蹈。以振其賈鼎望。且學其為梨

洲胡不為與雖然我知之矣智海云僧者佛祖所自出拒僧拒
佛祖也芙蓉則曰可粥則粥可飢則飢若去與留在彼而不在此高
原之心有是夫一曰然然則不可以不書以振梨洲學古之志云

清白堂叙

歲荐饑所至散席靈隱印萬指厭餘而百堵皆作忽中飛語會
稽之籍毫析厘剖無參差宮講大監劉公靖之曰請自今以清白
稱播于聲詩和者不約而同噫魏文示樂羊滿篋謗書燕惠遣
騎劫代樂毅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山林奚為哉是諸君子昌
之以言隱然有不得其平者書之為清白堂倡請叙

送夢書記序

詩人于君實問予識天台夢乎予曰天台舊遊夢想常在于曰
吾問夢書記予曰書記今備數非夢也于怫然而作曰浮圖曰
夢掌天台宗徒之記子何愚甚蔽甚耶則應之曰吾非不曉子
問也古無書記自積翠老南領徒行脚叢林稱之後世嗣其遺

響僅得積翠之一体餘則百步半百也吾冒其名屢矣未嘗不
惴惴自憐也吾車覆矣蹈吾轍者翹楚乎容止誇大乎語言行
行若出積翠上不待兩端則黔之駟人以其不良道而去之猶
喋喋不已使同類謂彼不已若故去故謬以應孰謂子攻我至
此極也豈毋望於洗空九群張吾軍哉予曰矧若子言豈特此
已儒吾之宗釋汝之氏仁義本根禪教源委彼以其真我以其
偽姑且置之萬事勿理夢則固異乎如此尊師友識禮義孜孜
問學進而未已它日與夢語乃以于言為是私自謂入亞夫之
營視棘門灞上如兒戲尔因語之曰鄉所望於空群者子其勉
之夢起避席頓首曰唯

送上夫並月光遠歸四明序

四而喜三而怒衆祖也加之以非常之寵而不喜臨之以無故
之辱而不怒斯人耳吾於月之東還也以是二者為其淺深則
曰曩來自東今還自西造化也昔當其舒今當其慘喜怒哀與

中山之拔謗書已盈篋其子可信方織而投杼事久論定真毀
譽者出甚矣才為妬媒能為忌匪彼以我為才能不奪不廢媒
罔是徇若幸願我何戚乎容是豈知我治乎中也則謂之曰我
將駐若之轍於兩竺間俾志衡台問奇字刁刀魚魯母盲首相
承月曰噫勿崇吾咎舍沙播毒中而未已虛舟飄瓦悠然不知
彼有畢弋又倚城社萋兮具錦以成文章詩人嫉之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其嫉弥甚造化寬假以華其歸城南吾廬有琴有書
自艾自懲自卷自舒飛光須臾高山蒼蒼流水湯湯以遺其音
以思古人以獲我心

送高九萬菊磻游吳門序

少陵得三百篇之旨歸鼓吹漢魏六朝之作遂集大成離騷大
雅鏗然盈耳晚唐聲益宏和益衆復還正始厥後為之彈壓未
見策力宏厚如此駸駸未流着工夫於風煙草木爭妍取奇自
負能事盡矣所謂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果安在哉山陰菊磻
高九萬得句法於雪巢林景思於後山為第五世嘗出唐律數
十篇活法天機往往擅時名者並驅爭先加以數年沉潛反復
剗離騷大雅之根長漢魏六朝之幹發少陵勁正之柯垂晚唐
婆娑之陰擷百氏餘芳成溜雨四十圍俛困頓於風煙草木者
息陰休影方有事於吳門吳號多士趙靜齋子野盧蒲江申之
柄此能事第往必以吾言為然

頑石序

欲叢林復古必綜核名實名實正而叢林不振則正因可毀大
乘可焚修飭諸其內而略諸其外抱道懷義特立不撓譽不喜
毀不怒不曰有常不曰君子實將焉處將有人焉肅威儀懷佞
壬正辭氣事容悅不曰鄉原不曰穿窬實將焉居故君子務實
實振名名不振實也審矣咨尔頑石是彼是哉庶乎粹蘊奮乎
頑質實而若虛也實若虛此余所無媿也

送四明賜越州源珪往華亭序

若知驪龍之領有明月夜光也夫非透迤曲折巧運其智極九淵之下與之相周旋終莫得所欲不然蓋粉之不暇敢妄異徑寸哉寐而得之非得也道非九淵之下茫茫而不遠非驪龍之領甚易而不難苟無其方則遠近難易或相千萬二三子來自東也東州師友尋訪殆盡復將問津於華亭是行也須其寤而探焉

字三字序

開禧丙寅仲春既望予自鄮還西湖解后二三子於冷泉之上扣其所從來乃知其為天台者也幾月而後去其去也請更字於予予曰字所以代名師友命之耳更之背師友非是苟徇子又安知它日不復更於它人而反吾言耶三子相視而笑曰子何見之晚也天下之所同者理也理之所在則終身踐之苟未至必至而後已子烏乎辭遂命珪曰瑩中俾鑒諸內而略諸其外命源曰叔進俾不吝晝夜而朝宗于海命賜曰無言孔子曰賜也不幸言而中是使賜之多言也賜也於是觀焉珪也源也舍是而無所繩準三子有得焉則予不幸言而中也言而中是使予之多言也

送陳原父詩序

壬申季秋永嘉陳原父侍仲氏解四明定海少府之組借榻於北碕數月束書外無長蕭然如僧奮然有志當世日與此邦之彥遊歸輒三鼓余未嘗不遲其歸原父歸亦未嘗不至予卧內言是日所與游與所為所見而後寢自首及末風雨不渝且未嘗見其評論人議己者不問予游四方得見有常者蓋寡若原父非有常者耶男兒有志事竟成非有志者耶其往也素齋願客載酒賦詩餞之於江滸盧氏小園予亦賦諸公訝予獨醒以序代爵

送柴生謁東嘉呂守序

慶元丙辰予在鷺之小嶺有偉衣冠來謁者曰我漢太尉棘蒲

侯裔也。越明年復見於質山，欲緇其衣，求益於余。余頌何有哉？去年秋七月，用奉太華，悼佛智大士故事，作詩吊全，不以示它人。而輒見投，憐其暗投也，則愔然竟去。詢軍獨將，因軍獨以見。呂東嘉是舉也，適足以濟前日求益，暗投於余之兩失也。既得，所依歸而不志所求，吾恕其失信於前，既無以昌其行，又無以濟其需。命之曰：子之謁東嘉郡侯，侯固好義，郡文學吳越錢竹若，天下士也，與侯道同氣合。子無意於六義之旨，則已。苟急於此，舍是無獲焉。

無極序

或謂太極無極之辨，起於無極圖。豈濂溪務為後世爭端耶？昔游康山，卧龍菴，見劉溥叟，擘窠大書亭柱曰：是日與朱南康論太極無極，吾謂太極無極，非古人意。裴回四顧，恨不見劉子而畢其說。有以無極自号，余使之坐而問焉曰：若知無極之極乎？盍以我告，有以我告，有極也。如其不知，則知耳。將北面質若之，不暇，何暇為？若說若歸而得之，得而忘之，則太極無極是古人意，非古人意，不俟問人而判然胸中矣。

浚溪疇倡序

經子史傳記皆序，下至雜錄小說亦莫不然。序棋序飲序畫序，易一數然則於倡疇為尤宜。畏齋何智夫，遲次家食，容與三益笑塵間二三友，賡倡迭和以相勉，使書其後序，所以申導志義。詩者志之所之，發於言而義在茲，尚何序？

贈儒鑿聞人晦未序

觀中朝名勝贈儒鑿聞人晦未之作，曰：作而言曰：儒與鑿二而一一而二，鑿之誤一人耳。儒之誤，誤天下後世，獨能兼之。諸公所以亟稱亟揚之，余病愚懶根盤錯古野，發其用土如林，乃不一讎，請嘗之，欲觀兼之之妙。又從而申之曰：儒則儒鑿則鑿，果能一之，大章者獲，愚輒毒已，圖寡莫異，萬金試良，請從隗始。

元谷禪師語錄序

慧日目齒兩種不壞之藏既銘之矣越二日復見此錄此老咸
心不施心苗發生以無作有脫間漏架如猩猩屐如刃上蜜又
如深窵文錦蒙幕其曾中毒故能中人以毒曾落窵故能陷人
以窵吾於是泄其密機使觀者知需水蠱室毋飲涓滴破絮敗
繒勿行榛棘康達八達平等超越

五洩留題集叙

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天秘未齋隱德弗耀非胸中立
壑捫蘿陟險履欽蹈欹極幽邃窮遐隱何以發竒怪之蘊暨陽
五洩越絕佳處相收者默唐僧也編茨拾橡不啻大廈廣居食
前方文洞山諸老蘄然見頭角自是始有五洩之名喧傳浙東
西由唐而宋名勝接武把麾而至者自集賢校理刁約始所謂
近模雁宕形容小遠較廬山氣勢高乃其詩也持節而至者自
尚書生客揚傑始則曰堪咲興公游未到都將佳語賦天台自
是枵岩虛竇散石倒磻竒詠芳什翰墨相照映往往蝕苔蘚著

薜荔日遠日益漫某人萃而哀之欲餒諸梓示游觀者使其新
思油然而作然後闕五洩問兩源濯縣水躡飛磴襲諸賢逸蹟
釘兩公舊題援毫而賦賦罷而歌勺泉以酌此山之霽而勒回
俗駕或未已也

禮書記歸葬弟序

志學而貧益崇玉其成也貧而成初何傷付用舍於行藏捉衿
肘見弦歌在床貧也非病也賜也逡巡而返也視其高車駟馬
不啻桎梏古潛禮從余學貧而青於藍昆弟之喪俟其舉憂憂
乎其難哉噫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歸而勉之當有相者

月巖序

一喜怒汰念慮風絲萬緒何自有護不中節損中害和澄湛之
体果安在將有大勇却步反顧內則見我外不違物方是時也
巖前月升縱其所如湯不復理蕩而弗反靡所厖麗方是時也
巖前月沉方其升時天籟自鳴逮其沉矣天籟自瘖巖中禪心

冰枯雪深

開先性語錄序

圓悟等閑道出四箇字道言如枯柴道盡陳尊宿近時據曲录
木牀三日五夜努得箇上堂四句偈以顛為倒以逆為順曰邪
打正必曰曰正打邪拍鹿為馬必曰拍馬為鹿反是謂之順朱
噫不知朱順耳此弊僅四五十年餘波末沉渺不可遏開先老
子提倡一編度火金盧其或變度海囊盧其或滲反覆拍搥了
不可得異時商榷一言半句言猶在耳今非吳下蒙也兵車會
同請辟三舍

月潭序

一漚不作際天一碧磅礴地維天為其底鑑萬象而不有其照
涵十虛而不有其廣霜蟾駸駸玉輪碾空空澄水寒景在萬水
崇山巖巖石壁土囊釣獲其明而不吝景云何能然以非水故
曰作而言曰月在潭景自天形吊景光漣漣潭以虛為任月以

虛為映惟其然物以虛應道集虛方物莫我違既堅凝方尔其
答誰

鏡潭序

鏡鏡空潭涵虛空虛無映鏡潭無滓鏡忽塵拂之則明潭忽雲
豁之則清可以觀息可以鑑止人知鑑夫止水而莫知其鑑夫
所由止惟止能止衆止止之為義大矣哉縣蠻黃鳥止于丘隅
知其所止也知夫所謂止雖雜然前陳掇然旁午弗俟制而止
矣於是觀德德亦大矣惟鏡與潭如空合空與吾寸淵洞照無
外噫曰鏡曰潭矣又曰心何區區之名數其多乎則又曰体同
也量同也雖名數千萬何患乎

送鐘賢良序

漢西京取士設非常之科待非常之才如縱綆千尋懸五十搥
不在鱗鱗鯁鯁瑣屑戒裂故人才輩出內則為卿相外則使異
國窮河源笞單于斬樓蘭六駝度江中原戴舊德而歸我者曰

王宣子未幾登甲科賀者及門則感頰而作曰吾僅費數百金買麻沙一沓紙故而至也何以賀為或謂其輕朝廷非知言也輕場屋耳永嘉鐘君少負不羈少長作舉子業壯而耻與瑣屑滅裂者伍十年閉關夜燈曉窗博觀約取習大科業成而不試遊大搢紳間不小低簪落寡合無餘賞有兩惡子天其或者俾責償於斯乎老我山林無用於世惜有用者不為世用豈拙於用大者獨速好漆園吏也耶

送永嘉黃上舍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其樂也全華冠緹履能安其貧雖貧不病彼結騎聯駟朝燕暮趙奮三尺喙馳聲譽利富貴沈痾於游說何其遼哉百世之下言聖門者兒童能判賢木石崇入太學見顏原像謂王敦曰人生當使身心俱泰敦曰子真去卿不遠吾嘗謂崇之禍自身心俱泰始永嘉黃上舍貧遊江湖非好遊也將交四方賢雋以自廣牛腰行卷舍雁蕩花木香眉宇清

整帶龍湫煙霞秀嘉定初予居丹丘巾子山下寺臨海長曰某者其諸父也表卓絕政尚簡入寺行散輒忘返智父似之知其為永嘉文章家代有偉人積學而厚蓄約守而靳也若農之望歲則大有之獲可量也哉天其負耕吾不信也

易紅九子為神奇丸序

市井所謂紅九子雖策寬膈消積之勳特時暫耳今此則異於是羶膩凝停壅隔奮逆血滯氣積効驗立至售雖廣於士大夫未享衆易名曰神奇取楚漆園吏神奇化臭腐老坡聖散子之類庶幾新見聞而利及人也遠譬夫水並流孰不善涓而惡涇泉分酌孰不賤貧而貴廉豈特水哉釣渭之叟志除暴亂安生人於釣絲謂之釣則不可歇後鄭五喜滑稽玩人物於流俗謂之相亦不可由是觀之名不能羨物物能羨名名不能羨人人能羨名也審矣藥更是名也吾恐其混穀廉貧涓涇賢不肖無別而失其濟危急之實

靈叟序

古靈提撕古佛堂藥廠受業師之沈痼謂其不識證則不可至於劑疑則非瞑眩謂其識藥則亦不可且靈光洞耀其身在光景中矣將使同在其中者超絕景蹟豁然青天白日難矣哉古也號靈叟抑有取於靈乎天下孰無受業受業豈無師者苟取於靈當取其未發足南方已前不然吾恐刻鵠不成反類鶩也

信翁序

海具八德吾取潮不失時為海上人別稱曰信翁祖云佛法大溟渤非信莫能入不入則安知夫傍無邊深無底廣大涵育之量百谷東注不加益虛受也尾閭泄之不加損持盈也學者知此則揚子雲所謂終至於海也不然溝澮皆盈而不知其陋曰吾海也倏然而涸始悟夫不信不學以至夫噬臍故吾嘗以信與學告夫相從者茲又以告吾海儻未喻厥旨盍觀柳柳州東海若反復尋繹與吾言同異何如

擦海塗序

過嶽必先問戴公廬指點阿猷回樞處賢不肖然也剽清飲淥濯纓濯足賢益賢不肖亦有瘳則溪山人物逆發奇蘊或以縱適自賢登名士之目視天下治忽若風馬牛不相及以有為為不足為卒至於不可為吁何時哉溪居緇褐

來礪

陰扣其所存曰將不以事物經意自賢邪抑山樵溪叟爭席專此勝邪是二者皆非吾之所謂道曰子何見之晚也不明不棄殆不知吾用吾力甚於畊桑之難也不工不賣殆不知吾用吾智甚於工賈之勞也閱古高僧史得開田說大義伏膺焉殘山可隄剩冰可陸駢海若活餓殍當不啻千方什一以供吾千指洗鉢于以泚食前方丈尸素息事之類子何置我於碌碌無用因人成事之域哉吾聞其言若先得我心之所然者申其志道其義策其勤為是說

送觀書記序

合而離從而違苟不愆於義離合從違皆中也閭閻不為從侃侃不為違夷險百艱適於義交道之正也反是必強笑語諛媚以相悅飾偽自佞士以相下進則詭隨退則揣摩苟合詐從伺隙俟間起而乘之以相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其協贊以澤人利物難矣哉晚得吾觀物初從容於大中尊所聞強記覽未見其止睡再鼾吾伊聲猶在久耳借來虎巖當妄庸爭效甫定掉頭舍我而它之吳越家林深眇一枝可以憇勸翻去不俟留還不俟速懼其去而忘還也則謂之曰琴川茗谿一葦可旒日損日新勿謂蜚廉慵而不我告嘉熙戊戌春下泮北磻序物初而與之別

無外序 閩州遠書記

盡已以盡物物斯應物應則虛受已則冲然漠然游於孰已孰物洞表裏一邊幅之地振大方之轡允蹈於其間胷中天地無復畛畦而備於我者眇中邊背鄉之殊蓋道之所在而已因作

而言曰反觀匪丙遐眺匪外而我與物等此大塊嘉熙戊戌北磻書

石樓序

一炷清香蒲石樓大覺焚龍香應量器後乞還山林進頌詩於慶曆天子末後句幾二百年潼川普明比丘摘石樓二字以見志石樓得非岑樓之謂歟仙好樓居抑有慕焉則莞爾而作曰樛谷成陰去作金鑿上客黃太史序忠國師也不知風葉擁趺同參先識豈巖間半芋付深夜讀書十年宰相可同日語圓通却萬乘詔遣弟子行或以為尊法有體未若一舉萬里勿以累大覺之為愈也當寧虛心方外將葛巖剔野可無蘊經濟甘隱約者出其治豈四十二年而已哉石樓自名蓋惜圓通不知出此而大覺歸山林之晚書其言使後世知石樓之自

北磻文集卷第五終

北磻文集卷第六

玉泓銘

碧雲菴在洪崖西雲峯東近唐處士陳陶故廬址多石堅而難
攻嘉定十一年季秋九日四明僧如潔落菴之成得泉於堅址
中翰林直院留公元剛適來自匡廬名之曰玉泓方不逮尋深
半之旱澇無盈縮甘可飲淨可鏡於茶為尤宜莫原其自或曰
人與泉感聞者輒笑噫是誠可笑也卓錫而得泉久矣為誕拜
井而水湧久矣為信信與誕相尋於無窮而莫之或辨豈忘言
者所以不言有待於知言者耶銘曰堅方方碧漪漪雲生隅月
剪規鑿而得之或稽或疑然則是泉也固在茲固不在茲

泉禪師高原銘

或謂水出高原曰高原則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又何謂也或
曰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此彈偏擊小之辯皆非吾之所謂道為
之銘銘曰峻極方層稜巋不可登吾非雲顛迥闕兮培宿杳不

可醜吾非九淵雖然彼習夫崇深曷嘗舍旃方不扳不援弦直
方砥平哀今方匪中而邊正回方急難思鶴鷓方在原

彰教石雲板銘

兩朵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刻詩五十六字曰莫翁題
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藏主來住
此山過湖口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李氏
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温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距寺七里
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
傍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荆湖時所作碑陰則
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嘉其瘖而復震銘曰切堅方采英剪雲
兮賦形在縣兮審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聞宋寡兮歸根塵消
不痕

張公井銘

由彰教而東一百三十九弓曰張公井公不知何代人當時奚

為者缺甃瓴甃不古疑其去今未甚遠深不及丈冽而甘宿不
滓宜茶宜墨宜釀歲大旱十里仰給病者投一錢煮藥輒瘡舊
有亭樵牧躡蹂既弊不復理丙戌仲夏望住山人北礪淘井勺
泉而銘之銘曰泉瘡疾人以泉信信必孚相與為命余病愚泉
不瘡曰余弗信泉弗余子漱而淪以樂其樂

慈感寺蚌珠羅漢銘

某年月日若溪渙者剖蚌得珠而側視左袒應真肖象契神僧
地夢之徵也臨流忽墜淵涸珠明水齧簷趾嵌空嶽嶽岌岌欲
壓示人以顛躋之急也傳記雋永聲詩清越皆南渡第一流珠
璧照耀俾耆割烹養口舛起惻隱之仁知大德曰生也為之銘
銘曰精洞太陰是孕厥靈靈應不虛現如是身涎液不濡長揖
鼎俎雲沉方廣弗入衆數彼渙伊何箕裘在渙先獲援手夢仍
合符潢漭湧流臃腫印蟾汨汨自渾稜稜弗潛澄瀾渺瀾碧甃
空洞半肩伽梨萬目神竦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孤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朴翁兄銛朴翁稱之曰無礙屬余著語後十九年始克為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泮然物消伏膺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蒂獨在畦空畛虛欲萬籟瘖只益自勞直寸在尋地窄天道拘窘跋躄必也逢原此外無地

幻菴銘

達上人曰幻菴文昌高公行簡為書之請銘於潼川北礪某銘曰有覺有幻的生箭集諸幻消亡覺尚焉立八幽玲瓏十虛內充惟一精明復何所容以無所容故無所却知幻即離自急其縛我說有覺與無覺對是則名為如幻三昧

福聖曇禪師通菴銘法南行諸父

通之為道常不在君子或曰人眾者勝天天定而後勝人余則曰天不可勝而未嘗不定作通銘銘曰君子固窮故通小人反是

通而終窮是故君子守道而謹終

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懷壯圖嘯長舒自樂蘧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為蘧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飮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簷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塗垠地剝簷隙度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榻開數櫺納月疏風作於斯息於斯非醺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獨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昌吾居乎

瘞瘞銘般春作

某之仲氏有瘞鯨文名鯨瘞而警不以善吠為良夜聲先群晝食後衆仲用恕躄柔鯨化之季之狸虎文曰斑以輕翹捷疾嬖季畜之經年狡穴洗空挾寵以累非其類它瘞磔之血滅鯨首季復讎擊鯨首而斃之仲趣援鯨噬臍矣徹食終日瘞以弊

惟蓋過余道所以然曰吾傷焉吾傷者三斑化暴死暴也斑死
暴益季暴也鯨化吾怒盍死於怒乎予曰何傷乎吾敢賀而不
以弔也怒本仁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閔閔焉閔
深則愈怒廣而充之仁不勝吾用暴虐之慘甚於燎原雖自己
有所不暇顧於鯨何有鯨死怒得死所矣仲氏矍然而作曰然
則不可以不銘銘曰鯨與斑化其主暴死暴怒死怒怒有光暴
自取繫襟裾不遑死

白牛銘愚齋作

施力養人惟牛為能負力於牛惟人寡恩故君子不忍齧鯨以
小易大飲以清泠遠洗耳處比及後世王澤寢息淫祀肆作椎
擊屠割享非其鬼濫觴嶺海蕩汨中土靡然成俗蚩蚩之氓老
羸易少壯堂堂馳駘使就鋒刃壯者既羸亦復若是當其貿易
之時其死已兆不見舊主徨徨欲訴苦不能語謂其不語是自
欺耳視大白之塚歸然藜棘中抑有感焉某年月日圓覺寺造

僧伽方塔十一級以尺計者頂踵拔地三百六十塼甃土木之
運緣半天微大白孰能舉之塔成而斃嘻殆於此矣某年月日
也寺之陰不越大界相得爽塏營其葬而策勳焉後若干年某
來住山聞諸故老為之銘銘曰舍尔畊勞尔生弗踐青金地行
牟然鳴中黃鐘頽然卧蟠玉虹志其勞食其力成浮圖十一級
身溘然功巋然與浮圖相永年

佛手岩善住禪院鐘銘般若摩封

扣無盡應無竭持寸筵致其噎惟洪其撞厥聞乃鉦聲沉響消
反聽絕聞聞性斯泯聽亦超瑩是故此鐘寂而常震

濁港東禪寺鐘銘

大扣大鳴吼鯨震霆弗考弗擊云胡弗聞聞性常住湛水不痕
由一精明見六用根淮山崇崇谷虛有神於昏曉間互應迭陳
繫尔大器晚而後成獨山范金使比礪銘

布袋銘

衾而布儉而易營或曰詐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詐儉也者吾師也左祖公孫右祖司馬

叩竹杖銘

叩端歛尺為竹若先生錢常熟作

心貴虛受節貴不露尔窻而露君子所惡維其持危相與却步無黨無偏蓬王之路

端研銘

非華池不竭非干將虞缺璞少文玉方切

歛研銘

沉玄雲升玄津穎也策勳如新發硎

界尺銘

惡圓曲尚方正直而剛重以填

小菴銘

菴以小名志其大也大而不可容故小之小之為用大矣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也充塞天地而莫測其際寓諸尋常而莫得其

朕養之至也不然渙散乎其大必乖離爭犯詭譎顛倒而無所不撓膠轄平其小則促縮拘局窒礙窘束而無所不觸亂小大之宜而失諸尋常之中何自而知夫小而得夫用哉故曰小之為用大矣為之銘授住菴人使由吾言而志其大銘曰泉濺濺火始然或浮天或燎原匪微兮曷著焉

肖巖銘

竹若長子

清明在躬群安停擾幹旋一氣颺颺衆竅事存萬變理絕雙兆削平吟畦強名曰肖

帝篋銘

流金燎天其酷無敵於天下勁節凜姿獨當柄用百其身如縷不熟楮生夾輔盡編薄為犄角雖未即殄其炎炎奉揚仁風亦足以慰彼黎庶

竺源銘

曇藏主

一滴曹溪發於中天迤邐於江西一十八灘餘波瀾々襄陵懷

山管何有於濫觴障何有於頽瀾雲何心乎故岑水何心乎舊匪
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兮會之有元

勝叟銘 潼川定首座

目定曰勝取人衆勝天之勝爲之張本則謂之曰蒼々而穹者
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以成享之以誠應如谷神總々
蚩々其類寔繁汨序乱常天紀安干嘲春嘶秋嘈雜喧啾喙息
弗停擬萬竅號氣革候變金行既肅族類窟匿怒然皆瘖跡絕
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聞々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
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
天下可勝而未嘗不定則又諗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物初銘 四明觀書記

寸田鏡空蕩然十虛雲沈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
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萬生絲綸汨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緒於毫忽未兆弗祈

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訂其說銘曰
混且散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際動中滅靜中起
微遠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母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無盡銘 潼川藏知客

典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爲之銘銘曰

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
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用雖不竭畫蛇著足旣著復削
身椰子許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紫巖銘 日首座

芝生於巖巖以芝得名曰芝巖芝澤而紫又得名於色善毗尼
者曰取紫巖扁其居且託其宗著其學後其別稱何擾々其名
之多乎或曰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子本家兵法何自畔而作是
說擾亂我邊陲俾我巖間風煙雲物不得寧將不戰而屈之申
之以誓吾旅云

峭岩巖紫者芝芝名巖巖不知日之隱此巖下暗婁斯名振
厥燁名匪實燁亦空如何其貴德充德日新巖益高德不修芝
如蒿伊紫巖式芳武懋厥功永終譽

尋齋銘

龔某曰尋齋有取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問尋於予為之

銘銘曰

彝民之天民之秉彝天常卓然惟帝降衷於此下民兩忘黨偏
守之以正謹而勿移其歸則賢習與正遠遂遵別歧小人之歸
千里之失始於毫釐豈不爾思之而來復不移一絲夫何遠而

舊扇銘

疇曩旱二伏港弗澍物不滋爾宜風而唱者醒炎々今如昨圖
任舊惟爾諧思濯清冷者具爾瞻嗣乃績長使奉揚之柄在掌握

晦岩銘 昂知客

振耀而九鳥斃潛伏而九淵炤息陰以居洞窺煥若日中疾歸

懔恍杳邈是故君子用晦而守約

石門銘 智上座

坳垣勿踰匪穹即歎循垣得門惟石岩々罔闢其敷孰快斯觀
憤排余發機轉樞

仲舉銘 德侍者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復仲也豈無
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晦岩銘

為衡台之學者曰慧明強記覽知名於衆號晦岩為之銘銘曰
智燭也燭諸理遐隱無或遺善用智者罔不若是智其智弗時
其用過則罔不殆帝君子所以弗若用象之為愈也

檀木白衣相贊

嘉定十三年正月八日瞻札白衣大士像於永嘉建上人歡空玲瓏水鳥
翔集絲粟眉目遠頰瓜指袵佩冠纓諸莊嚴具靡不稱是眇而賦之了
可敷補隨風煙悠然在前反是則無邊身煉迦羅母臨羅亦莫不然乃知
故護餘地可拓掌中世界可讚是道也有諸其人作贊以授建云

斤斯運壘斯斷鼻不傷立自若臻極之技與物不二惟其不然
一理萬致我觀此像殆非人為就能為之技不宅微矧此匠氏
應以此機應以此身化巧幻竒曰余眊然兩眼如鏡弗能審觀
獨以耳聽反聽絕眈對此殊勝小白花山下瞰巨浸

慈感主老請贊無量壽像古章章句

十力取土曰清泰城又曰極樂與苦濁隣厭苦知樂不毫忽間
一念勇往即念而矚惟憶惟念匪疾匪遲憶而不忘念茲在茲
如求亾子如喪考妣如疾需石如渴需水以如是故曾何遠人
人人亾羊入生死輪法法惟心心亦非心鄭衢嘈雜水鳥對林
悠悠漸修頷頷闡提同攝罔遺妙在不疑疑則疑城日劫倍蓰
東隅既失乘榆可冀卑若二仲達圓頓機路壅般舟手自剪夷
池栽茅陔社結名勝一十有八是修是證天台嗣響的傳自衡
和者如雲調高倡宏六朝逮今衣冠緇褐愚夫愚婦爰同此後
晒乃二瓠載沈載浮去室即海善柳柳州見月曰標孰指成咎

舍有相佛觀無量壽

不動居士馮濟川畫像贊天竺印所藏

乘本願輪游諸世間芻豢空寂以致其實極枯冠冕而行其權
在宗廟朝廷則和而不同于以見大臣之節位方伯連率則威
而不猛于以見刺史之天鄉居則讀鄉黨篇而無媿家齊則揆
家人卦而罔愆若夫大小歲之施也則各以無量壽願王為之
數空忘在魚蹄忘在兔兔兔兩忘忘亦忘所乃知施者未嘗施
而受者未嘗受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初無一語

永明壽禪師畫象贊

客吟燈殘爇啼月落衲帔蒙頭千岩萬壑指破凡夫為等覺妙
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
百軸宗鏡之文如太山之一毫世巍巍堂堂焯焯煌煌非心亦
非佛破鏡不重光

天樂趙紫芝畫象贊

一點虛明八匈玲瓏萬波不渾百川自東殆見其灑然乎外孰知其淵乎其中謂其襄陽漫仕曰吾不為南宮謂其江湖散人曰吾不為龜蒙烏在乎儀刑先進而丹青太空

竹岩嬾翁錢德載畫象贊

凜乎吞八面之敵清哉拔千仞之俗盤錯不足以試銛利霹靂不足以示淵默若夫佩鏘鏘冠巍巍臨深濯纓憑高振衣豈非雜夫塵滓之市而遊乎方之外者耶

東坡畫象贊竹岩家載

帝哀先生為天下忌速反其轅卒不憚遺遂騎箕尾而今天章雲漢昭回衣被八荒載駘六丁收拾文字神京遐陬旁羅曲致落人間者太山毫芒寒者綺紈餒者稻粱取彼諧人勿畀豺虎既梁其餼而紉其袴豢以人爵俾敏厥修息公之諧承天之休

二桃殺三士贊竹岩家載

大匠不棄櫟社之木良醫不遺烏喙之毒務急吾用不一而足

苟適其時雖弃必錄方其用時有正有奇顛方吾扶危方吾持相道巍巍二氏似之哂乃齊相曾不尔思夫三子者謬以力勝勝力以德孰敢不敬徒喪厥德以致其命一念之忍挑乃其穿欲濟緩急圖任媿嬰爪牙不銛其如之何盍觀相如伸秦屈顏隱然長城無庸干戈

三教贊

此三勝流一笑聚頭其道不同曷相為謀至哉儒先問禮於李李從竺軋逮真實際商隱於李白眉家良曰師師師其来自唐車適大方萬里一轍差之毫厘肝膽楚越

蔣山冲癡絕寄初祖達磨并馬大師畫象索贊

穿耳耳未嘗穴缺齒齒未嘗折北度一葦可航西歸隻履自挈或謂之空劫已前中流砥柱或謂之拈花已后金口木舌又曰正宗別調又曰直指曲說皆非吾之所謂道也若夫求大乘器走十萬里俟人作興器豈大乘夙負先覺禮聞來學學而知之

既遠且邈。負是四者。吾恐五竺之鐵不足鑄此錯也。
金雞毒一粒粟未踏殺人。已先跌足。一十八灘。方障回死水。八
十四人。方淹浸弗死。洪都方泐潭。宗風方肆凌厲。一波動。方萬
波起。派方支。方滔滔者。皆是更無一箇識玄旨。只有歸宗較些
子。檢點將來。玄沙道底。

孤雲畫象贊

閑如雲寄寥邈。帖水不痕。行空無脚。笑從上掃跡。生跡。嗟後來
以縛解縛。於其中間。卷舒自若。釘釘却懸挂。却老倒南陽。猶欠
一着。

下竺印畫象贊

率然短衣。蘄然插屨。歲晚寂寞。奮此一夔膠。名相求之。則萬言
不直杯水。外形骸。索之。則半芋美於紫泥。憲章左谿。鼓吹荆谿。
使人復見古道顏色。舍斯人其誰歸。

明教禪師五種不壞贊并引

劫灰之說。大三灾之一也。天地所不能免。况天地間
物哉。明教禪師。瓘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
真。曰數珠。萬行成就。三灾弥綸。自若也。作五種不壞
贊。用公書遠公影堂故事云。

頂骨峽然。隱若伏犀。於烈火中。凄其廩而古鐵。錚錚。美餘不熱。
擊石拊石。迭中音節。舍利團綴。素鬼罔如。湛湛凝露。累累貫珠。
豈無它人。欲見其頂。月行太空。蛙沉坎井。

去室而聰。去塞而通。於無數聲。齊萬竅。風風止。聲消音響。寂絕
谷神不死。聽火焰說說。無所說。聞無所聞。烟滅灰飛。所止者存。
以是耳根。示尔眾。厚德宏功。千二百種。

宣明心聲。若出金石。洶湧辯河。不滲涓滴。書獻天子。天顏屢
改。一笑歸來。此舌猶在。韓吾不非。吾奚以為。壅吾不夷。吾奚以
馳。一生事了。有死無憾。身隨劫燒。紅開菖蒲。

童真出家。死於童真。出沒卷舒。一堅密身。嗟多欲人。曲為欲說。

於其根中出火自熇猗歟哲人哂乃覆轍以古為鑑以身代舌
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石付百粉玉兮温温
的的紫裨茸茸素絲自幼至老念茲在茲譬夫一龕統以十鏡
此燈長明一印印定定則離念反而自求於無求中以敏厥修
物初有終法無有盡是故此珠橫絕煨婁

賢首國師贊 高麗拍堂請作

心部根本身嚴雜華赤象青牛跨竺越華半滿字則五其等差
殊聲響則一其紛拏使登門之魚駕際天之濤陋潢汗行潦而
觀海若之澹訝瑣屑滅裂又安知鯁鯉之與鱗鮓

強齋高使君金書諸經贊

澱藍蘸楮屑金作字去字與楮經果何似曰此諸經即楮與金
續父厥志寫佛語心惟佛語心卑如父志一點畫中具無量義
字可悉數義則無量欲了其源冥去來相強齋大士年八十餘
目如心明作蠅頭書於一蠅頭分可為二塵毛太華弗巨弗細

佛神力故初不作難是故北磻作如是觀

兩蠅贊 御前梁楷畫也

一蠅逐蟻一蠅攫飛不及而擲於地

攫而擲翹而舉之二蟲請以戰喻翹母忘於射鈎攫母忘於在
苜

又

蟻戰酣蠓罷其後非大嚼盍反相友夢好忽同歸一塵何足疑

荷屋常不輕畫象贊

芰荷為屋芙蓉為裳芳苜紉佩落英貯帳熏以石林書傳之香
淪以太華玉井之涼濯人間煙火氣母于五丘壑姿泊夫錦心
之與綉腸發卮菴之韜略示我武之維揚適妙喜國拓吾故疆
安在乎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

義鑑堂畫象贊

魁吾軒昂耿介孤潔大珠縞夜輕雲拂月作成潑天問端來前

只似釘頭難子敲折東山發源雙峯卷衣把大蘇狂瀾障而東
之微此老孫子已而已而

高麗拍堂講師畫象贊

巖巖指堂破塵出經惟其能然曰聰慧人隄圓頰之類瀾會中
下於通津橫說豎說匪虧匪盈全提半提匪壞匪成夫是之
謂全体之用兮全体之真

妙湛禪師月巖舍利贊

無盡居士銘雲居三塔其略云腐骸朽骸匪我罔是
宅萬行熏蒸骨如玉如金金玉舍利也妙湛中公火
後舍利如此為之贊

及笄洗粧一花香舍父求度回度厥父父子學空機先有鋒
父死開法鑛錫出匣歸奉其母孤山之許示生有滅笑與母訣
火後舍利粲如繁星如金之晶如玉之明堂堂月巖如空行月
何庸留此自暴醜拙

下天竺慈林法師畫像贊

伽梨擁有不舍夜且革履跣足炎熇不跣迹迹世相而不動不
退心惟玄奧則唯止唯觀四辯湧兮瀾翻四筵擁兮冰泮特旨
住山靈山未散洗舊講榻萎花新換至於戒香逆風騰播林野
吾嘗比之波利質多羅天樹花此之謂也

陶司戶畫象

宅塵滓拔千丈之俗倚梅竹託三友之交稠人廣座則惟靜惟
默涼天佳月則或推或敲問津築途姑欲行志於志得時反求
諸已

自題頂相

謂有為吾奚為謂無為吾奚不為待悟而勇為絕學而無為於
戲盡之矣非吾為

王梁山畫像贊

從事毛錐壯夫不為置書學劔弓號馬嘶不斬樓蘭夫何自欺

堂之梁山襟利帶夔帝軫遐方詳延瑰琦良馬素絲組以五之
維賢作牧任以撫綏之伊何思斯勤斯豈惟懷思亦復畏威
庶靖氛埃以偃鼓聲昔人可師感夜半雞哂乃阿瞞橫槊賦詩

台宋傑首座畫像贊

性具染指鼎味咸在容膝歸休日用三昧不動口不饒舌人無
聞之吾無說之翻嗟普眼弗見普賢為渠去却眼中金屑複道
行空白銀為闕

野月贊

廣寒殿洪崖井輪有晦朔景無畦畛悠然隨所寓婆娑弄清影
莫羨江樓清江樓塵汗人

姚別駕命作四箴渥

吏悍民怯其途則殊等而眠之氓疲不甦清明在躬執中以居
御民如兒御史如奴謂吾寡恩我不姑息謂吾遺直我不自得
畏則如虎敬則如母廣而充之天下刑措右慈以容

以寐止喧八旬闐然寐而忘喧珠澄濁淵不住喧寐而逢其原
其靜有餘其樂也全山林市朝不見畦畛失之毫釐小大異軫
惟全乎天意行則往心遠地偏非一非兩右靜而感

身躄髮膚賤傷貴全多慾自戕傷孰甚焉彼美聲色或謂如鳩
必其胸中所樂者勝古夏布氏娶於塗山樂不在娶隨山濬川
禹何人也予何人也晞顏之人晞驥之馬右養生也寡慾

古者罔罟以渙以政後世粒食罔罟可捐一鱗之沈一羽之縱
推吾此心仁不勝用方寸之淵較縮與盈悠然翻濤溺馬殺人
好生之端志其大者大德曰生默運元化右好生也不殺

堅窮壯老二箴并

余至宣城之清派丁山窮老日益甚因范擘書有取
於馬援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作堅窮壯老
以自箴

何以御窮曰益堅不則濫是故君子固窮出輒途窮途窮則返

居輒技窮。技窮則思辯。輒語窮。語窮則默。謀輒智窮。智窮則止。窮諸理盡性而已。右聖窮箴。

益壯以佚老。壯色日零。新新代謝。曰不在是在。所養者物莫我。嬰物莫我化。善乎楚立之為言也。使我當諸侯。出正辭。吾始壯矣。不則死矣。尚追車而赴馬。嗚呼。近之矣。猶未也。右壯老箴。

高祕閣金書心經頌并引

東禪明覺院比丘妙信。創華閣舍。補陀大士判府。

祕閣高公年八十九。飛步登閣。蚤年夢像。若今所造。

施玻瓈瓶。承以白金藕花。其餘佛事。一一隨喜。金書。

心經款真。大士心中。而身相已具。罔契心初。蚤暮。

懇切寶脊。若然獲本妙心。十目驚嗟。嘆此創見。蜀人。

北碕居簡比丘。謬振頌聲。一十四章。四句嘉熙元。

年二月初九日。

大般若心即天地心。區々冥求滄溟。索針爰有大智金書作供。

欲充佛身。妙發機用。佛塵沙身。無乎不在。作如是觀。墮世階解。

離世間解。復何所求。於東拓提。一瞬協謀。塵沙佛身。初湧出海。

小白花開物々。三昧願以所書。印厥心地。此念始薛。末玄覺斯。契。

寶脊。若然虛南。以俟若符合節。如龜從筮。微此大智。孰考其朕。

惟神而明。函蓋相稱。我觀此經。非金非字。而此寶脊。未始啓閉。

繫正法明。曰觀世音。澄五濁瀾。如一月臨。臨茲大智。淨徹無垢。

介以景福。介以眉壽。

謝林元之議命

不知命。君子奚為。未知生。夫子不忽。義命所安之地。死生自樂。之。天庭葉報秋。記山中之寒暑。嶺雲兮。暝變戶外之陰晴。適此。間情。成君奇術。

王練師問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域中四大。王與道居其二。吾一之。一之何如。曰。王以道尊。道以王行道。失所以行。則梯。瓦礫也。王不以道御天下。寡助也。獨。

未紂尔苟以道則皇極建百度新綱常振遐隊寧雖然豈獨王
哉一身小天下苟昧是晝罔不冥瞭罔不盲履嶮不寤臨窞不
却所謂無黨無偏何自而知若夫富貴利達貧賤患難皆身之
川谷江海流行滄漭而道之樞機戶牖旋斡權變故曰川谷江
海在天下相道之在人則天下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戒鼠

此礪足跡半天下習尔情狀尤得桀黠之情故為尔忘而未嘗
忌尔所謂幾辟罔罟固所不忍為孰謂尔以吾為可欺晝跳梁
夜穿窬飲食服玩皆尔傷殘之餘凡在吾室之君子謂吾信不
孚不能格爾暴則將舍我而它之彼既舍我而它之吾亦豈能
安吾居尔之遠君子近小人孰甚焉甚矣某氏之禍商監不遠
勿謂吾不尔告

戒類伽

類伽踐木偶抑無知乎將踐鷹鷂木偶君子也君子虛與道冥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怒而加誅不啻黃帝絕梟鏡之類汝
毋陵善而駸駸梟鏡之樊庶幾道君子之誅其果不悛木偶之
禦侮畢弋從事覆巢破卵可立而待

水利

以轂橫谿構軸於岸比竹於輻發機而旋非深湍無所事後重
而前輕俯仰如人意井可以施其巧此車棹所以別也水梭窾
如匕架而縻之當畎澮之衝溢則出涸則納三者用於蜀吳車
曰龍骨方槽而橫軸板盈尺之半納諸槽側而貫之鈎鎖連環
與槽稱參差釘木於軸曰援首蹠以運其機澗溪沼沚無往不
利獨不功於棹棹梭一人之力龍骨則一人至數人車則任
力於湍隨崇卑之空雖灌溉之功豐約不齊其得罪於鑿隧拖
甕則鈞也

不為善

雞鳴而起。舜跖之辨。縣判於所為。為善而做利。舜之徒。可為跖。非吾徒也。吾善且不為。為利乎。或曰。不為利。斯可矣。不為善。非跖乎。曰。吾固有者。善也。焉往而非善。無為也。非不為也。孜孜為善。油然。幾微於有為。何以異於為利。欲其為之。務隱也。故曰。吾善且不為。為利乎。

吳江性上人擬濠上游

鯽鯽躍清池。郝參軍所賦。南蠻謂魚曰鯽。鯽桓大將軍云。作詩安用蠻語。郝云。千里投公。得一蠻參軍。當不用蠻語耶。吾愛其躍字風致。以訂楚濠。園吏濠上酬辯賦。濠上游云。非鯽鯽夫何疑。子非我。吾何知。惟其不知。故不疑。而全夫天倪。潛而躍。悠然。方樂夫樂。

寫神

使人偉衣冠。肅瞻眄。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着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顛顛。適

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美曹將軍也。張橫浦則曰。孔門弟子。能竒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詠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人鮮克知此妙。故壘為商評之。

贈鑿卜風水方生淵

病有鑿死。有歸卜。而息疑。負是三者。而游人間世。人舍我而安之。夫如是。三鍾十束。異乎支離踈之素尸。

管城子

或謂管城子銳而天。非知言也。文場掉鞅。詞林奏技。舍子則誰與。子則沾溉餘潤。點發新竒。卒成其志。功其懋哉。故知有用於世者。一日為壽。不則百年為天也。審矣。余鈍而無用。視子則有媿。

撲滿子

吾與孔方兄絕交久矣。至於貿易所須，則又未能與之忘情。貯以小罌，遲其盈，將示以持滿之道。往往未盈而輒出之，其出也。又貯夫制作近古者，一、二以求其類，諭之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惟其然是以不置，始悟絕交之非賦招隱。

床屏

以方正之質，受屏翰之寄。使櫛風野馬，不得涉吾竟。隱若敵國，功懋而不言。雖然，必有存焉者耳。灰冷弗然，木槁弗腴，則屏翰在此而不在。彼鏡虛忽塵，水止忽瀾，外禦其侮，竟何所事。譬夫指鹿之既不在，長城而在，望夷、伐國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鼎缺

陶之精者曰秘色，有鼎焉立不倚介而特宏，其中虛以容，膚滑弗塵，質古弗華。童子置缶缶兀而鼎缺，則曰剛禦剛矣。夫如是則大者缺，小者折，精者折，麗者缺。故鼎缺而缶完，余聞而悲之。悲夫，剛不以柔濟，鮮不若茲鼎。于將鑄，錐剛不可犯，虞缺耳。書諸紳為不善用剛者戒。

芙蓉楷禪師辯

或謂芙蓉禪師剛介失中，號服是拒，隸名刑書，甘民其衣。遂使林靈素逢彼之怒，乘間而入。德士之說易於建瓴，噫齊東之言也。天子方銳意神仙方士，儀秦之辯，良平之智，不足析其妄。燕趙之豔，晉楚之富，不足易其好。哀天下之至珍，集天下之大美，不足變其耆。前疑後丞，豈無股肱之臣可諫矣。柎鑿齟齬也。左輔右弼，豈無心腹之任可諍矣。冰炭背馳也。是時靈素頤指如意，衡從惟命，豈俟逢怒乘間然後進德士之說哉。公居淨因，惡夫末流冒辱，僥榮行險，黷貨禪講，號服錄正，鑒義裾方，頂圓附城，麗社不啻囊探，更誇造於謂之內降。商直推賈不關朝省，貶耳盛明罪在不敬，真賜速已。我則固辭孤衷自許，不與衆共。

死生患難。天皇暇恤。淄川之濱。弗類人境。翩翩風帽。練練縞衣。丹霞麻門。首為之發。橫翔捷出。以大其家。粲然麗天。耿耿霽月。洞上厥緒。茲焉中興。鄉也與俗。滔滔不振。不厲即患。難之途。徒瘴癘之地。非失其本心。倒行逆施者。不為公為之乎。公之光明盛大。宋音傳在焉。茲不重出。是作也。一以刷公之謗。一以補傳載之略。

道法師逸事

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螻蟻。試身雷霆。不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能屈乎。黥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帝曰此翁至老。倔強富貴能淫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既基播運。易緇於黃。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獨緇衣立俟。斧鑕視身如葉。護法如城。聖恩寬

大不即誅戮。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就竒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吊之。辭曰。黥可息。身據鼎耳。兮息之。則殞黥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不忍一念之忍。迄於蒙塵。忝離闕廷。塗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眾獲斯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蠢尔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以平。九里清陰。蛻酪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類有泚兮。其容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答疎寮高趣州論激字

疎寮論選詩用激字。江淹曲櫺激鮮。鷗石室有幽響。待下句然後精神已。龍魏文帝派鷗激櫺。軒木若陸雲通波激。枉渚一句中。激字便警策。盧諶中原厲迅鷗。厲字有感寓之思。曹植清池激長流。殆不若劉楨曲池揚素波。則揚字有風致。潘岳白水過巖。又在青山外矣。余取陸雲激字。盧諶厲字。劉楨揚字。

釋言

丁巳良月十四宣州太守倏然去余賦詩以餞郡博士高公麟
語余曰子犯清議君子不予予乃拱而俟則曰守去子譏之余
曰派言止於智者今之所謂太守者古諸侯也制千里之命而
屏對王室譏之則速咎非風狂失心不為矧若子之言五袴一
錢父母二天皆譏也或曰子以其決場圃之訟失分守之正則
去此趙必表貨殖以誤守於守何有守以詩挽子子不次韻乃
以尾未大時猶可掉瀾於頽處益難隄之語謝而實譏余曰分
守在天下主之者存焉正不正在彼不在此烏乎憾不次韻尊
之也謝而陳情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明斥枉直徇
私以誤守者惜清明之玷也余詩九八十字序九四十九字請
隻字洗刷譏評遁逃隱伏處使余言當其實中也溢美過也遺
美則不及過與不及失中也曰譏則不可序曰遽聞決去此下
踈淵明事也莫不起孤風峻節之慕勇不自制遂賦古調末章

輒致雙壽堂中玉頰難老之禱躡等而忘其僭詩則曰懷哉小
隱侯如水秋練練又若廉泉廉練江靦言面謂練江澄潔廉則
過之也一介不取人振滯亦賑貧則不妄取予振拔淹滯賑恤
鰥寡也秉彛不可致有實無虛名則惠人以實出於天稟而得
名不虛也我欲借寇君九虎限天海欲借留無路也茫茫穹壤
間誰是寇君代重詠借留之思也行行拜新渥新紉紫荷橐守
以亞卿歸自藩屏必簪筆持橐也何以為雙壽揚州一雙鶴祝
其壽富康寧頡頏雲霄也所謂一錢太守雙鶴揚州乃閭巷歌
謠吾詩河與哉欲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有客知碑
來薦福無入騎鶴上揚州老坡一再拈出也祖述前聞古也曰
譏何譏尔吾固曰派言止於智者

外物

商盤卣鼎古鐵舊畫至於珍怪百物無益於寒飢當其為用樂
寒飢之力往往稻梁糞褐不相下君子學以志其道必專心致

志身去終雜制之一正朝於斯夕於斯專則勤志則恪勤與洛
有時而勤則沈昏困頓潛孽於其間是以游焉息焉雜然前陳
醒心耀目講明其制作品第其真贗策料和整冲漠調暢其筋
骸張日新緝熙光明之本然後與一木忘於無窮罔留情於毫
忽物自物我自我物我俱適也物與我俱適則指染寒具鐵擊
珊瑚而仁思何從而沮哉

贈輝書記

天台輝書記來自徑山琰會中銜袖新句多警策就余求益不
知益我實多而無以益之也麟角鳳嘴子有之矣非煎膠無以
見其妙如不然吾言試續既斷之弦知余言之不尔罔嘉定癸
未秋

贈刀鐮工

天台刀鐮工初來杭余髮方壯鬚蠹蠹如蝟試其技瑟瑟如蚕
食葉若無刀焉余則賞其輕聲聞兩山間至今彈壓同技余聞
關四方歸湖上鬚髮俱槁復試之其心手兩忘運轉挑剔略不
經意則又賞其巧噫工之技昔輕而今巧余之鬚髮昔壯而今
槁壯槁者誰比礪遺老

贈立上人

東陽立上人以書抵余衮衮數百語鋪陳志義援引古昔責我
以警策後生是以年大為先進而空疎如木偶者為有道則謂
之曰子言是也信之於我則過矣子學教矣是欲以語言文字
而達夫道今又習禪則必忘夫言忘言之言豈讀誦云乎哉且
又以他人之言為警策猶惡影畏跡而疾鶩亟馳不知息陰處
淨之為愈也况余空疎如木偶何以酬子之辯而求以稱子則
所以益我者至矣反其言而忘之則所以益我者益大

贈陳生

寫字與刻字孰難曰寫字難蓋被忘穿臨池忘繼專心致志僅
能拂古人用筆意公孫氏劍舞觀者得草聖之妙彼順朱耳

鑿為筆。鍾代腕。欲頽則頽。欲柳則柳。勁鐵瘦。莠出筆墨。畦吟
與夫游刃。肯繁若然。中乘於之舞。十九年若新。發於硯。何以異
故曰刻字難。往復競辯。侃侃不相下。欲解其紛。而未能也。則謂
之曰。昔人夢。康子知之矣。敢用是。曰。二難。丁亥九月
幾望。丁山法堂。紀歲月。郡刻工陳文頗臻妙。集其勲。吊其貧。書
以為贖。

挂履

余明年七十。大夫致其仕。而挂冠時也。昔為比丘。裂冠矣。乃挂
履。或曰。挂履何所據。曰。木平師挂履於江南。後主之榻。休影息
迹。不復至榻前。觀清涼大法眼賦。牡丹諷諫矣。今年六十九。六
十九年之非多。遽伯玉二十載。而無伯玉之知。視履則有媿。因
作而言曰。一生幾兩遐。想阮生之高。兩鳧對飛。恐入齊諧之誌。
吾履之陋。蒲疎而涼。匪仁弗履。懼迷其方。匪義弗蹈。懼賈其良。
允履允蹈。卑惟考祥。寧跣而視。俾勿傷。寧坐而忘。俾勿僵。寧榮

其勲永矢。勿忘息。而筋骸兮。遂而行。截挂之墻隅兮。戒公百墻。

言歸

或病余不用。隨時之義。而落落也。不顧人之是非。提古浮圖文字。
駕說犯其忌。子之徒。怨汝。詈汝。謂其詈之安也。前日之仰睇。子今
睇下。將其業成。進子。而子不進。乃嗾夫。詈也。則牧兒。鬻婦。知其碌
碌。徒貨殖。麗城社。飾語以暴。非其類。吾非木鐸也。詎排鑠金。以明
子志哉。盍歸耕。以頤所謂浩然者。則謂之曰。甚矣。子之寤我也。人
各有夫志。古的也。曩明教大士。鐸津公。著書數萬言。輔吾教。抱成
書于嘉。仁天子。厲浮圖。厥類惟錯。犄角而攻之。方開闕。延敵。輒循
墻而。怨詈尚何足云。且貨殖。僑人。憲貪也。非病附。屢以傲物象
傲也。不悌。孰逃君子之誅。於吾何有。故園一鉏地。道阻且長。朝夕以
思。九折羊腸。陸誰余。梁川誰余。旋止誰余。舍行誰余。張使我。轡蕭雲
追飄風乎。乘飛車兮。遡瀧使。戎飭供頓。邁遊旅乎。孰先饋之。五漿
肇聆子言。如鍼膏。旨靜而索之。莽乎。忽荒。盍歸乎。來兮。無外大。

示照藏主普州

半山老人讀游俠傳謂全萬卷云將此身心學佛菩提何難之
有殆不知學佛菩提之與遊俠易地也然築而言之則可據實
理論則適越而北轅陰是生而知有八分相應自無憂樹
下周外七步日顧四方已是學不知之鏡潭藏王語別令舉似諸
方納粟付仕校尉禪師且道它學什麼人

杜祁公病婢帖

奢膏盲儉瞑眩瘳之祁公瘳其子之奢天下化之功成名遂既
壽且康窮居盛行儉德金石反覆丁寧發於婢子防其子之駸
駸習侈靡墮家法欲策勲於瞑眩也

祁公子羨帖

婦翁鉤畫道勁於冰過清甥館行草掀舉比玉尤潤晉東土以
東廟坦腹蕭洒為名談恐不足語於吾慶曆之盛

跋頂山珂兄刺血寫蓮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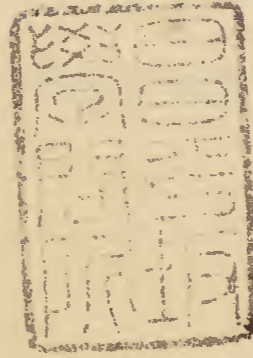
能生不能教親也教必從師師以德親以恩知報則
知道舍是吾何觀刺十指寫三周七喻以為報匪報
也蓋思瞿曇未說毛穎未血文采未發經在何處若
三七日思而得之無絲毫別夫如是則七世父母師
長同見霧山未散非汝欺也書經後二十三日慧日
北磻書

北磻文集卷第六

7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八



文化乙亥



